

上海打将军

王琪森 著



上海开埠以来，一场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虫局“打将军”开始了。现场除了老赵头的神情有些安然外，大多数人都显得十分激动和亢奋。做人做事，有如此投入的精神，就没有过不去的关，解不了的难！虫斗还不如说是人斗！

王琪森 著

上海打将手

周嘉彦题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上海“打将军”/王琪森著.-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8

ISBN 978-7-5321-3582-0

I. 上…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21451号

责任编辑:修晓林

封面设计:王志伟

封面题字:周慧珺

扉页绘画:戴敦邦

正文插图:桑麟康

上海“打将军”

王琪森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8 插页 2 字数 235,000

2009年8月第1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3582-0/I·2736 定价:23.00元

告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T: 021-62431136



◎ 目 录 ◎

一、立秋初斗	1
二、夜留乞丐	9
三、秋兴宴上	18
四、虫选将军	28
五、暗流涌动	41
六、皇家秘技	50
七、黑帮拼杀	56
八、鸣金联盟	62
九、虫坛遗事	68
十、宋盆惊显	75
十一、上栅前夜	82
十二、秋分斗局	89
十三、杏花楼会	100
十四、龙虎之斗	107
十五、驯斗试口	116
十六、情为何物	124

十七、书寓夜宴	133
十八、贴蛉失事	141
十九、寒露鏖战	149
二十、风诡云谲	164
二十一、面对危机	172
二十二、“打将军”选	180
二十三、跪地相求	188
二十四、虫师失踪	197
二十五、被绑归来	205
二十六、风云汇聚	214
二十七、生死搏杀	220
二十八、虫师之死	229
二十九、大结局	233
后记：只缘生在都市中	241



一、立秋初斗

“龙云居”是上海三十年代初，人们斗蟋蟀的一个堂口，位于浙江中路上。当年的这条马路颇为热闹，中间有两条铁轨，不时有“当、当、当”的有轨电车驰过，成了一道常规的街景与音响。苏州河上的一座浙江路桥，将浜南与浜北区域性地分隔开来。由于紧靠着纸醉金迷的南京路和香艳浮华的四马路，浙江北路自然成了过渡地带，马路两边开着不少规模不大、档次不高，但颇为经济实惠的商铺店家，如杂货店、南货行、小酒馆、五金店、小钱庄、烟纸铺等，中间自然也夹杂着不少中小旅馆。

“龙云居”就是其中的一家中型旅馆，中西合璧的三层楼房，门面并不大，约二开间半，但却颇进深，中间是一个很大客厅，四周是一间间分隔开的客房。每年7月下旬大暑刚过，来自上海近郊七宝、金山、嘉定、枫泾及杭州、余杭、嘉兴、绍兴、嘉善、南京、扬州、无锡、宜兴、南通、蚌埠、亳州、铜陵等地的蟋蟀贩子汇集到这里，自然形成了一个堂口。富有商业意识的老板就在这个时段，在楼底大客厅开出蟋蟀斗场。

上海人习惯将蟋蟀叫“螞绩”，但为了简便，又叫“虫”，斗蟋蟀自然也叫“斗虫”。道上的名称叫“上栅”，栅也就是蟋蟀相斗时所使用的长方形笼栅，中间有一道小闸板。每年一到立秋之日，上海的虫事就正式

开场。清末民初的上海竹枝词唱道：“轻斗蟋蟀重斗银，结伴登场秋兴新。”秋兴，即是斗虫的雅称。老上海旧著《淞南乐府》中也曾写道：“淞南好，秋兴接冬春。”今天一早，“龙云居”门前就贴出了用大红纸写的“海报”：海上立秋首场名虫相斗——上海七宝名虫“蟹青铺铁砂”对苏州名虫“粉青玉牙”。

虽说时令快到立秋，但上海的气候依然很是炎热，虫局的开斗，也要到下午四时过后才正式举行。但虫局的双方主人，已在三时左右均来到了“龙云居”，先在贵宾室吃茶休息，和相熟的虫友们聊聊天，谈谈今年虫市的行情。以“蟹青铺铁砂”上局的一方是上海米行大王卢汉兴的公子卢嘉杰，人称卢小开。他身材颇长，一张白皙的国字脸上鼻梁高挺，在俊秀中透出几分书卷气。上身穿着一件质地考究的白丝绸衬衫，下身是一条白凡立丁的西裤，脚上是一双黑白相间的相宾式皮鞋，颇有海上富家子弟的气派。可能是天气太热，也可能是上棚紧张，只见他前胸的衬衣上已渗出了一些汗水。

在另一间贵宾室中的红木太师椅上，也坐着一位今天上局的主人，系上海地皮大王金鹏坤的公子金存之，人称金少爷。他身材中等，皮肤稍黑，一张大圆脸上的配件均比常人要大，倒也透出几分富态腔。他一身黑香烟纱衫裤，左手摇着一把斑竹折扇，右手不时揣起小茶盅喝两口茶，颇有公子哥儿的那种做派。虽然他年纪不大，今年不过 25 岁，过去与卢嘉杰同是上海圣约翰大学的同班同学。但他自小受父亲影响，玩虫比读书要早，尤其是在虫事上颇有悟性，对品虫、养虫、斗虫等都自有一功。特别是去年金家专门聘请了家庭养虫师李家基后，更是跟着这位号称“虫界大侠”的李虫师系统地学习了“虫经”。金存之喝了一口茶后，又把一片茶片放在齿间慢慢咀嚼，“嗯，李叔，你对今天我们的‘粉青玉牙’打败‘蟹青铺铁砂’有几分把握？”面对金存之的提问，生得干瘪黑瘦的李虫师放下手中的茶盅，用食指、中指在红木桌上敲了几下，“我看有七、八分把握。”望着李虫师挺自信的样子，金存之疑惑地讲：“可别小看了卢家的‘蟹青铺铁砂’，这种虫的发力很厉害，斗劲也

是很足的，号称虫中‘张飞’。”“嘿、嘿，金少爷，”他边说着又拿起茶盅喝了两口，摇着有些光秃的小脑袋，“你放心，正因为考虑到‘蟹青铺铁砂’的这个特点，我们家的这只‘粉青玉牙’很有韧劲，能防能攻，此虫又叫虫中‘赵子龙’。”

离上棚开斗还有一刻钟时间，照例是负责此次上棚的虫局监督、又叫监板及引草师拜会斗局双方的主人。监板还是那个烟酒嗓的老宁波，引草师却是新面孔，据老宁波介绍是来自上海本地七宝的“神草张”。卢嘉杰拱手抱拳相拜，“幸会！幸会！还望张先生多多指点。”神草张则谦恭地连连点头：“卑人初到‘龙云居’，一切还望老板多多包涵！”虫局作为一种对抗性强烈的赛事，且有带有相当可观的经济附加值，因此其规则、程序的运用十分严格而严谨。尽管此次“龙云居”系立秋首场虫局，从规格及规模上讲还不算很高与很大，但在监板与引草师的选聘上，还是颇讲究的。老宁波是“龙云居”老板的娘舅，在上海北四川路开有一家饭庄，因喜好玩虫，所以每年一到酷暑过后，饭店就让老板娘打理，自己脱出身来上局过瘾。老宁波对于整个虫局的程序及规则熟谙于胸，且执法公正严格，在上海虫界可称第一。民国初年，在上海老城厢有一场虫局，实际上是苏北帮与四川帮抢街面地盘的胜负决断，苏北帮的帮首请老宁波城隍庙九曲桥上湖心亭茶馆吃茶，提出用虫加药，即虫局上称的“药水虫”，要老宁波眼开眼闭，随即将两根大黄鱼（金条）放在老宁波的面前。老宁波见此，像触电一样跳起来，“这不是砸我老宁波的牌子，以后叫我怎么在虫界混？这事是万万做不得！”老宁波尽管嗓音沙哑，但字字斩钉截铁。苏北帮首随即一拍桌子，“老宁波，你不要不识相，当心你身上的几根老骨头！”“悉听尊便！”老宁波扔下了这句话后，起身拂袖而去。斗虫果然是苏北帮出局。一天后，老宁波被人打断了三根肋骨，在家躺了三个月。从此，他的背弯得更厉害，声音也更加哑了。但在虫界的名气与威信则树了起来，道上的人都对他很尊重。

“神草张”人到中年，有些发福，出身于七宝的养虫世家，尤对斗虫

时的引草,又称打草颇有研究,以一根“黄狼草”能调节虫的情绪与斗力、拼劲与咬功,在七宝小有名气。为了开眼界、见世面,七宝“秋兴楼”主人将他引荐给了老宁波,经过测试后,老宁波见他引草之功尚可,但造诣还是欠火候,大的斗局是难上台面的,中、小型就不妨让他一试身手。卢嘉杰正欣赏着神草张随身带的那根金黄色的“黄狼草”时,茶房走了进来,“卢小开,有你的电话。”

电话间就置在大厅柜台边。此时的大厅内,老红木的明式长条桌上铺上了蓝印花布,上面放着一只老红木的长栅。两边的长条凳上,已坐有五十多个跟局拖花者(即认定一方下注),他们有的正在交头接耳地议论,有的正在看着今天出版的《申报》上有关今天斗局的介绍。卢嘉杰从贵宾室出来后,即走进柜台边小小的电话间,随手把门带上。“喂,我是卢嘉杰,你是哪一位?”话筒里传来的是一位年轻女子清脆的声音,由于焦急,语速很快:“我是阿春呀,我现在在外面采访,我从有关渠道听到,你今天与金家上栅斗虫凶多吉少!”来电者原来是《申报》的记者,也是卢嘉杰的同学欧阳逢春。一听这话,卢嘉杰有些莫名其妙:“什么凶多吉少,你从哪听到的消息。现在……”还没等卢嘉杰把话说完,阿春即抢过话头:“从哪听到消息,你就别管了,我问你金家的虫师是不是也跟来了?”卢嘉杰一听此话,更有些不以为然了,“上栅斗虫,虫师总要跟来的,这有什么大惊小怪,我家要请好的虫师还请不到呢。”“啊呀,这就对了,据说这个虫师掌握了一个撒手铜,让你上栅必输无疑!”阿春的语气那么肯定,看来消息来源是可靠的,何况她本身就是跑娱乐圈的记者。“眼看马上就要开局上栅了,我怎么能撤局罢斗!”卢嘉杰有些无奈地讲,“那你就见机行事,好自为之吧!”

卢嘉杰虽然年轻,但玩虫也有些年头了,他深知虫界风云变幻、水深莫测,无论是古虫谱,还是老传说,都藏有不少玄机隐秘,有不少不可测因素。因而虫界有古老的遗训:虫斗亦是天人之斗。尽管说得有些神乎其神,但从其老父及诸多虫界前辈口头,他也听得不少。而像用“药水虫”、用“离间反调打草法”等作弊手段,都是低档次的,像老宁

波这样资格的监板面前,是不可能上手得逞的。唯有神秘莫测的“隐毒”、“阴损”、“暗手”,才不易为人察觉。想到此,卢嘉杰额上渗出了一层汗珠。而此刻,开局上栅在即,犹如箭已上弦,一切只能听天由命了。

上栅即将开始。此刻“龙云居”的大厅内显得颇为清凉。由于该厅在房子的中央,日照光直射不到,且有前后穿堂风,使人感到有凉爽之意,监板及引草师并肩站在笼栅边,而卢嘉杰、金存之则左右而坐,双方的跟花者则坐在卢嘉杰、金存之的身后观斗,不能靠得太近,因人的呼吸及咳嗽等产生的气息会影响虫斗,同时也防有人对上风虫吹风嘘气。斗台上还放着公用的引草、过笼、网罩、卫生纸等。作为斗虫的规则,三天前斗虫的双方就将虫送到“龙云居”公养房公养,统一进食。同时在开斗的当天早上用衡器计量,也即分轻量、中量、重量级,以配对上栅。

老宁波轻轻地清了清嗓子,用眼向四周巡视了一下,含笑点了点头,算是向斗局双方及新老朋友行礼,然后拖长音调地唱道:“上栅啰。”随即慢慢地揭去了盖在笼栅上的黑丝绒布,“蟹青铺铁砂”与“粉青玉牙”颇有将军虫风度,并不惊慌,只是将两根前须抖动一下。老宁波轻起小闸,两虫伏地不动,似在观察对方,又似在候机出击。在此情况下,监板老宁波请引草师“神草张”打引草。“神草张”从一长条漆木盒中取出一枝“黄狼草”,随即用卫生纸拉擦数下,以示公正,也防止草上带药。只见神草张手法极熟练地在两只虫的牙钳间左右一扫,随后就是一个漂亮的吊性拖草。随着引草的收起,两虫像收到作战令似的即刻发威。

“蟹青铺铁砂”系难得的七宝名虫,长得威猛饱满,头皮泛出蟹青蓝色,头顶高阔,后脑宽大,牙钳黑中带红,翅身暗红带紫,犹如铺着一层铁砂,富有硬性质感,足粗长,虎背熊腰。此虫属青虫系,爆发力强,古虫谱中记载:“蟹青头似菩提子,铁砂铺身真戎装。麻路斗丝细透额,雄镇八方有威光。”“粉青玉牙”算得上是苏州名将,头项浑圆俊秀,眼角耸起,一对长衣翅上呈现隐隐的粉青红斑,腹背显出蜡泽光彩。一

对弯刀形大牙洁白如玉，两条大腿高耸如仙鹤腿，长衣翅配长形腿，是前三路力量的最好结构。此虫亦系青虫系，生性倔强。古虫谱有诗曰：“‘粉青玉牙’难寻觅，君若相逢细端详。上阵威风振八面，可算虫界‘促织王’。”

蟹青虫一见粉青虫，即将前须左右相扫，此是威风十足的扫堂须。而粉青虫也不示弱，马上摆出一须上一须下的造型，此是傲气异常的天地须。见多识广的老宁波见两虫此种触须架势，不由得自言道：“好一对将军名虫！”切勿小看了蟋蟀的这对触须，又称枪须，这不仅起着美观作用，犹如男子汉的美须，而且这对触须是虫的扫描仪，使其在边挥边扫中攻有对手，咬有目标，守有方向。顷刻间，只见蟹青虫一个快步直冲，马上要与粉青虫相撞时，突然一个急刹车，这一着很厉害，对方常常会一下发蒙，而对自己则更易发力，突出了蟹青虫的凶霸气焰。而粉青虫也并非寻常草虫，作为青虫中名将之花，它见蟹青一个停顿时，亦反应十分灵敏地稍退一步，以让出缓冲地带，也同时调整自己的战位。蟹青虫见对手如此老到沉着，顿时怒火猛泻，张开一对宽大的黑厚铁牙就咬。粉青虫则不慌不忙地拉开牙钳相迎，四牙合口咬紧，只见蟹青虫用力后拖，紧接着就是一个拉口，使用强劲的颈部力量向左右摇荡，这摇荡之势使粉青虫难以承受，松口后一个转身就退。第一轮冲击蟹青虫就明显占了上风，蟹青虫为此得意地起翅鸣叫，马上又是一个迎头冲锋将粉青虫逼到了栅角。监板老宁波见状，即唱报道：“单叫一次。”随即请引草师神草张为粉青虫打引牙草，又叫热身草，粉青虫僵持着并不开牙。按斗虫赛规，此算一局，落闸关断。一般的斗虫通常是三局二胜制，除非是高规格的斗虫，才用五局三胜制。今天因是立秋首场初斗，所以也用了三局二胜制。

当老宁波用沙哑的嗓子拖长腔地报出“蟹青虫赢第一局”后，卢嘉杰一直攥紧的手心才稍稍松开，心中暗自庆幸蟹青虫真是争气，头盘就冲势十足，看来阿春听来的消息是不可靠的。记者嘛，总有些神经过敏。而此刻的金存之则前倾着上身，睁大眼睛盯着伏在栅角的粉青虫，

嘴里不出声地骂道，垃圾虫，怎么这样不经夹！李虫师望着金存之紧张而带有失望的神情，悄悄地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似自言自语地说：“好戏在后头呢。”见李虫师一副若无其事的松弛样子，金存之才缓了一口气。当第二局开始起闸，按规则，此时败的一方可以要求打草师打一下旺性草。李虫师望着粉青虫伏在栅边，触须在轻扫，斗劲似还不足，于是提出请求要打草。监板老宁波点头同意。神草张抽出“黄狼草”，左右、上下一个十字，随后娴熟地将草在粉青虫牙钳中是一个不紧不慢、亦轻亦重的拖擦，只见粉青虫猛地一个抖动，长衣翅一个紧缩收身，势如弯弓，长腿收曲撑伏，头微昂张牙，斗性一下子被吊了出来。此时，因得胜而变得傲气的蟹青虫则毫无顾忌地直冲而来，杀气凛然，一般的虫见如此冲势早就吓得魂飞魄散而不堪一击，但粉青虫非但不退半步，而是稳如泰山，迎头相撞。蟹青虫由于是直冲，无多少后力，而粉青虫则是蓄势待攻，自然是后劲十足，这一撞使蟹青虫身体有些摇晃。乘蟹青虫还未站稳之时，粉青猛地发力举钳一个摔夹，此力爆发出人意料，结果是将蟹青甩到自己身后，紧接着粉青伸出其强劲的长腿一个凶狠的弹踢，这一摔一踢，将蟹青虫打得再无招架之力，粉青张翅鸣叫。打草师引牙，蟹青虫则无反应，此引牙时间按规则最长为一分钟。监板老宁波即唱板：“粉青虫赢一局，双方打平。”

此时，分坐在长条斗桌两边的跟花者有些小小的骚动，有的在小声地交头接耳，有的则眯着眼睛看着笼栅，不知是因为今年立秋斗虫开局就如此精彩而感到有些兴奋，还是为粉青虫的高招而惊叹。左边那个老头似乎犯了烟瘾，但斗局中是严禁吸烟的，他用中指当烟放在鼻上嗅了嗅，用一口软糯的苏州话说：“今秋虫局首开就如此精彩，过瘾！”卢嘉杰感到有些不祥之兆，他看了看栅中的蟹青虫，昂头竖须，斗志似没有消退，也许会在最后一局出现转机。金存之的脸部肌肉有些放松，习惯性地用右手摩挲左手中指上的嵌宝翡翠戒。当第三局开闸时，卢嘉杰提出要为蟹青虫打旺性草，监板示意神草张执行。而李虫师也提出要为粉青虫打草，监板老宁波以内行的话讲：“可以，但只能打助兴

草。”这打引草在虫局中,也算一功,并自成套路与内涵,只有像老宁波这种资历的监板,才能正确掌控。如不按规则乱打草,后果不堪设想。如已胜了一局的虫你去打下风草,又称失性草,那么虫就误以为不须再战而闭牙,斗志一下松懈。而对输了一局的虫去打冲锋草,那就会使虫更加恐惧而斗力崩溃。因此,一般对先赢一局的虫可打冲锋草,而平局的虫则能打助兴草或旺性草。旺性草是快而带有节奏感地抖动拖拉草须,是鼓励斗志,增其斗兴。而助兴草则轻重快慢相合,如安抚鼓气,助兴增力。果然,蟹青虫在打过旺性草后是精神焕发,而粉青虫在打过助兴草后更是士气十足,效果比蟹青虫还强。

从虫的咬斗型来看,蟹青虫是武猛型的,攻击性强,爆发力大,可硬打猛拼。而粉青虫则是武秀才型的,稳健持重、能攻善守,以智取胜。从以往的斗局来看,此两虫可谓是旗鼓相当、难分伯仲,主要是看临场发挥及斗局状态。这样的虫局,其可看性很强,预测性也较难。而“龙云居”在今年秋兴斗虫的首场就安排蟹青虫对粉青虫上栅,也是有考虑的,意在吸引有实力的跟花者及更多的虫玩家。为了扩大影响,“龙云居”的老板还专门请了《申报》馆的记者为两只虫在进公养房前拍了照,请欧阳逢春写了报道。因此,这场今秋初斗虫局十分引人注目,上栅双方的押花下注也颇大,由监板和双方商定,是十根大条(金条)。

“第三局,开闸。”老宁波一声令下,起闸放虫,经过打草后的两虫顿起杀性,如仇人相见,蟹青虫张开铁黑之牙,粉青虫高抬玉白的宽厚之牙,开口合钳,尽管仅是几秒钟的瞬间,蟹青虫想用发达的唇肌来绞夹,但粉青虫用强劲的颈肌死死顶住。随后就想用甩夹将蟹青虫摔出,但蟹青虫用厚实的前胸贴地支撑。由于此局是决胜局,两虫的相斗又是如此的你死我活,所以卢嘉杰、金存之、李虫师、跟花者乃至老宁波、神草张都睁大了眼,连大气也不敢出。就这样两只将军虫经过数回交错“盘口”、“对牙”后,四牙又再次紧闭合钳,眼看蟹青虫的牙钳正准备发力给予致命一击时,机敏的粉青虫则将自己的头颅猛地一晃,马上将牙钳略一倾斜,成了斜口钳,紧接着就是一个左右摇晃的“荡夹”,这一

撒手铤使蟹青虫牙钳被夹得翻翘而起,再不能举牙迎战,粉青虫围着蟹青虫转了半圈,似在伺机发起攻击,又似在看着蟹青虫的惨状,“瞿、瞿、瞿……”粉青虫清亮的鸣叫宣告了这场斗局的结束。

眼见败局已定,卢嘉杰顿时冷汗如雨、脸色发白,手脚麻木。这位上海米行大王的大公子,在去年的虫局中就将其父交给他经营的三家大米行输掉了两家。为此,遭到了老父的责骂,要他好好经营仅剩的一家,再也不要轻易地去斗虫上栅。而卢嘉杰却年轻气盛,一直认为是自己时运不佳,心有不甘,想把输掉的重新翻本赢回。因此,今年一过大暑,他就约请虫友觅虫,总算弄到这只将军虫,于是瞒着老父下大注上栅,原本是满存希望,想不到又再遭厄运。这一输则意味卢嘉杰名下的米行荡然无存。这一下怎么向老父交代?卢嘉杰自小养尊处优,哪经得起如此打击,眼前一黑,当场昏倒在“龙云居”。

二、夜留乞丐

“龙云居”的两个茶房将卢嘉杰送回了福康里的卢家花园,卢汉兴见后是又气又急,长叹一声“唉,真是不肖之子”。在一边忙着喂儿子水的卢太太却催着:“事到如今,就别骂了,快派阿贵去请‘周半仙’吧。”一边又埋怨着:“就是不听关照,瞒着我们去上栅,这下可输得一败涂地。”卢汉兴则接过太太的话头说道:“这全是你宠出来的。”

须发银白、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海上名医“周半仙”来到卢府后,即为卢嘉杰把了脉,开了一张药方。当卢汉兴将红封包塞进他的黑包后,“周半仙”用浦东本地话对卢汉兴讲:“世侄身体无大碍,只是急火攻心,再加上心情紧张,气候又闷热,人就虚脱了。好生调养几天就可。”

周半仙本名叫周序礼,世代悬壶济世,原是浦东北蔡名医,与卢家亦是世交。卢汉兴在上海发迹后,也就请周半仙来上海八仙桥挂牌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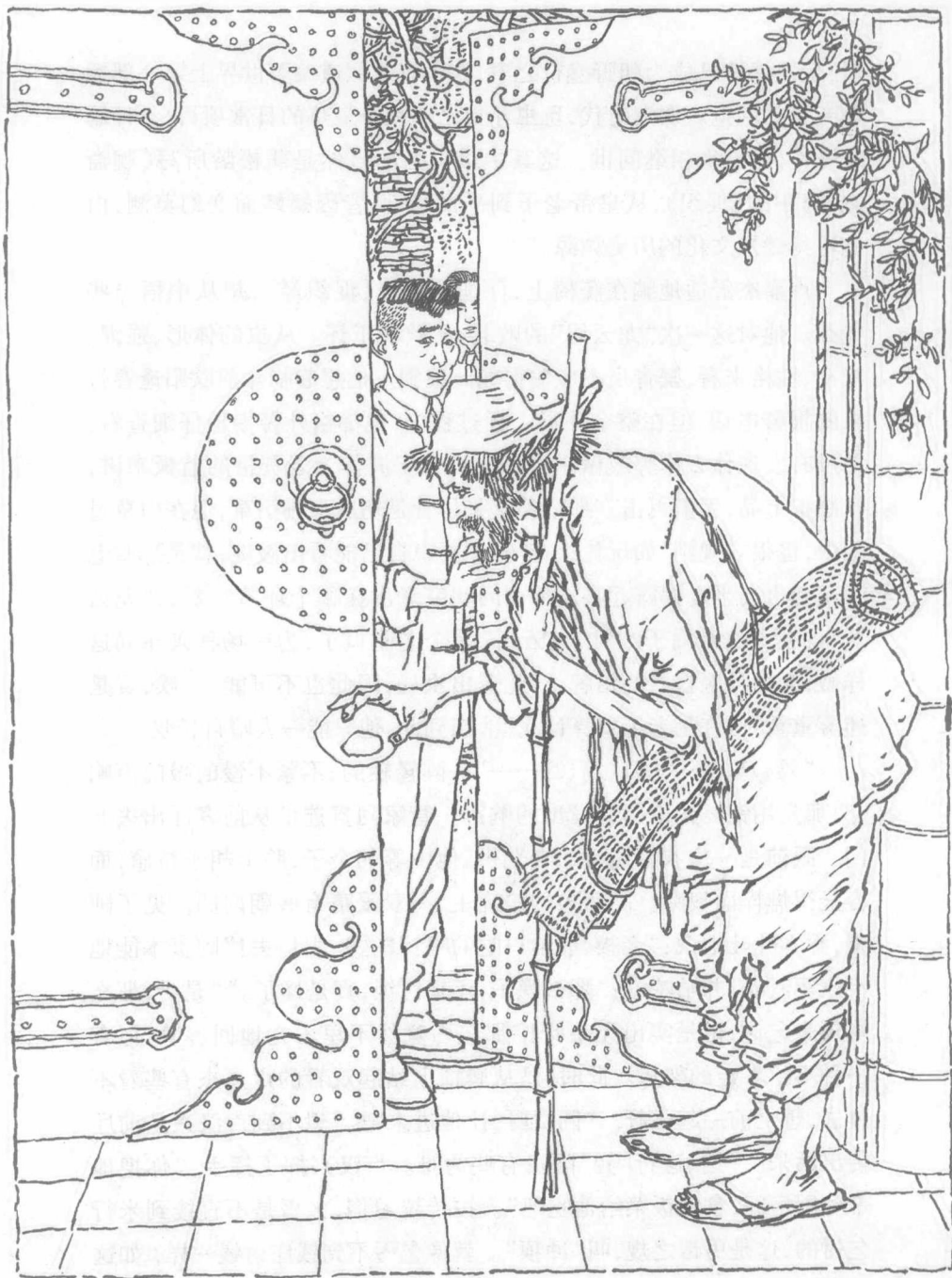
医,由于周医术精良,价格公道,且对贫苦市民常无偿施药,因而在上海颇有名气。为了感谢卢家当年的推荐之恩,周半仙也就成了卢府的私人医生。卢汉兴将周半仙送至大门道别时,周半仙看了卢汉兴一眼,关切地讲:“卢老板你也别为了世侄之事而不快,年轻人嘛。因我看你面带潮红,虚火颇旺,也须调理心境呀。”卢汉兴点头称是,拉着周半仙的手:“多谢周老关照!”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经过服药调理后身体已大有好转的卢嘉杰一人下楼,在绿木扶苏、花香飘拂的前花园六角亭中小坐纳凉。他一边喝着有些苦涩的绿茶,一边翻阅着南宋宰相贾似道编著的《促织经》,这可是一本研究中国蟋蟀的开山经典之作。对品虫、养虫、斗虫等作了系统而精当的论述。这位当朝宰相人品官德为人所不齿,然而玩虫斗虫却极有建树,可谓官场不幸虫界幸。虫文化起源甚早,在古老的《诗经》《豳风·七月》中就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就入我床下”的吟唱。而在《唐风·蟋蟀》中亦有:“蟋蟀在堂,岁聿其莫”的描述,从中可见古人在聆听蟋蟀动听的鸣唱中,对岁月流逝、人生易老的感叹。在汉代的《古诗十九首》中,也有写蟋蟀的诗句:“明月皎皎光,促织鸣东壁。”“晨风怀苦心,蟋蟀伤局促”。月明星稀之夜,女子灯下挥梭织布,屋角、窗外传来蟋蟀音韵优美的歌唱,仿佛是催促着她们赶快织布。后来,这些原本生活在乡村田野的小虫,被捉到宫中,养在精致的小金笼中,供寂寞无聊而又怀春的帝后嫔妃们赏听消遣。从大暑过后至立秋之季,蟋蟀刚蜕壳成虫,系花季初发,情窦初开的青春男儿,鸣叫高亢嘹亮,节奏昂扬。从白露至秋分期间,犹如进入成熟稳健、风度翩翩的中年,鸣叫雄迈浑厚、音域宽广。从寒露至霜降之后,进入了桑榆之期、夕阳暮年,其时的鸣叫苍凉深沉、声似咏叹。据《开元天宝遗事》载唐代宫中“每至秋时,宫中妃妾辈皆以小金笼捉贮蟋蟀,闭于笼中,置于枕函畔,夜听其声,庶民之家皆效之也”。从中可见上至宫廷,下至民间,都捉捕蟋蟀,以当宠物,听其鸣唱。也就是从唐代开元天宝年间起,有人将蟋蟀用来咬斗搏弈,从此开蟋蟀斗局之风。至宋代

后,玩斗蟋蟀已成为朝野盛行之事,这才有贾似道编著世界上第一部蟋蟀专著的问世。明清时代,玩虫斗虫已成秋季最热的日常项目,各种蟋蟀著作、虫谱也相继问世。这其中最出名的自然是蒲松龄所写《聊斋志异》中的《促织》,从皇帝老子到平民百姓,皆因蟋蟀而变幻莫测,由此可见蟋蟀文化的历史渊源。

卢嘉杰舒适地躺在藤椅上,仔细地看《促织经》,想从中悟出些什么。他对这一次“龙云居”的败北,还耿耿于怀。从虫的体形、强悍、咬斗、性格来看,蟹青虫不应输得如此狼狈。他想起临斗前欧阳逢春打来的报警电话,但在整个斗局上栅过程中,他都格外警惕地仔细查看,并没有发现什么作弊或做手脚。况且老宁波作为老资格的监板来讲,执法很上品,无懈可击。那个神草张尽管是初次上栅引草,但在引草过程中,也很守规则,如玩什么花巧,不要说自己能看出破绽,就是那些老跟花者也会当场揭露起哄。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要么“龙云居”的公养房有漏子?但“龙云居”是个老堂口了,为一场秋兴斗局这样做,无疑是砸自己的招牌,从此退出虫局,因此也不可能。“唉,真是迷雾重重,也许是老天要算计我”。想到此,他只能一人暗自长叹。

“笃、笃、笃……笃、笃、笃……”一阵轻轻的、不紧不慢的敲门声响起,那是用铜环拍击门钉发出的响声。管家阿贵连忙从前客厅出去开门。眼前是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乞丐,他中等的个子,脸上胡子拉碴,面容显得憔悴而疲劳。高额角的脸庞上,一双眼睛有些朝内凹。见了阿贵,吞吞吐吐地说:“老板,能给口吃的吗?”“去!去!去!”阿贵本能地小声驱赶着,并咕哝着:“那么晚了,还来讨饭,真是怪了。”“是呀,那么晚还来乞讨,也是实出无奈呀!”那乞丐竟然不卑不亢地回答着,似有一种不给不走的架势。此时,已从藤椅上站起观看的卢嘉杰有些看不过去,想上前一起驱赶。“阿贵呀,让他进来吧。”想不到卢汉兴从前厅传出话来。“这、这行吗?”阿贵有些为难。卢汉兴挥了挥手,“你把他带到厨房间,拿些饭菜给他吃吧”。按传统习俗,乞丐是不直接到米行乞讨的,这是丐帮之规,叫“冲顶”。就像乞丐不到钱庄讨钱一样,如这



“笃、笃、笃……”一阵轻轻的、不紧不慢的敲门声响起，那是用铜环拍击门钉发出的响声。管家阿贵连忙从前客厅出去开门。眼前是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乞丐。